



岑巩县人民政府
凯里学院 组编

傾國傾城

陈圆圆与马家寨的族群史考

李晓军◎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傾國江顏

陳圓圓與馬家寨的族群史考

李曉軍◎著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国红颜：陈圆圆与马家寨的族群史考 / 李晓军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3069-3

I. ①倾… II. ①李… III. ①陈圆圆 (1623 ~ 1695) — 人物
研究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6548号

思州文化丛书

倾国红颜——陈圆圆与马家寨的族群史考

李晓军 / 著

责任编辑 刘泽海 赵帅红 封面设计 张 怀 封面题字 陈永祥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 / 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20.5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3069-3

定价 45.00元

投稿邮箱: haiyang389@126.com

思州文化丛书



顾 问：龙则池 吴 明 吴世胜 杨 伟

徐晓光

主 任：张雪梅 吴昌盛

副 主 任：陈永祥 罗 青 廖伯承 王芳实

李 斌

主 编：李 斌 张雪梅

副 主 编：陈永祥 罗 青

编 委：姚治彪 张维军 洪德木 龙文海

熊天木 吴隆凤 姜 明 李晓军

尹东海 赵 锐 王雨容

诗意存在——大山深处现“皇族”子孙

“在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发现了陈圆圆的墓葬！”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在32年前的1982年，我在岑巩中学读高二的时候，一个在羊桥教书的远房亲戚眉飞色舞地对我说。那神情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骄傲，而我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原因之一是正在忙于高考冲刺（那时高中只读两年），再一个也不怎么相信他话的真实性。怎么可能呢？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的一代红颜，怎么可能会葬在我们这个西南边陲的茅草地里？也许是这个亲戚看我读书辛苦逗我开心的吧！我不置可否，但陈圆圆这个名字却记在了我心里，上大学时也看了几本关于她的传记的书，但印象中都是文人猎奇杜撰的多，因此后来也没什么印象了。

但是有一个名叫黄透松的老人却没有像我这样无动于衷，而是执著地上下求索。也是因于一个历史的机缘，他在“文革”时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岑巩县水尾公社的马家寨去改造学习。马家寨是个小地方，窝在重重大山的围困之中，名不见经传。山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凡而恬静的农家小日子，它与贵州无数的小山寨似乎并无什么区别。

而他的正直善良赢得了马家寨中一个叫吴永松老人的信任，告诉他一个惊天的大秘密：马家寨人没有一人姓马而是姓吴，全都是明朝崇祯皇帝时引清军入关，之后又叛清自立为“大周”皇帝的吴三桂的后裔，在此隐居了三百年。而这个叫吴永松的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村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吴三桂家族历史的第二房十世“口述秘传人”。吴氏家族为避战祸隐姓埋名来到马家寨，不留文字不列家谱，所以家族历史全用秘传人代代口传。黄透松老人感觉到这里面一定蕴藏着一个惊世的秘密，于



吴氏二房第十世秘传人吴
永松先生像（已故）
（黄透松提供）

是刨根问底，顺藤摸瓜，终于摸到了中国清史上的一个巨大谜团，并花去20多年时间来苦苦研究。而他在“摘帽”之后（文革词汇：指为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恢复名誉）担任了岑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利用工作机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把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思州文化研究。著作颇丰，现已年过八十，还在为思州文化的发展殚精竭虑。

之后他又带领时任岑巩县文化局长的晏晓明（已去世）多次深入实地考察，把考察的结果向各级上级机关汇报并写信向国内知名明清史专家求证，希望得到他们的权威考证。黄透松和晏晓明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岑巩县委和政府的

积极回应，在发现这个秘密的30年后的2012年5月25日至27日，由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发起，在岑巩县召开“全国首届贵州·岑巩陈圆圆吴三桂史迹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等10余家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云集岑巩县，结合实地考察和现场访问、调研，就岑巩县马家寨发现的吴三桂后裔、陈圆圆墓和吴三桂墓等问题展开研讨。26日，会议进行分组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公布了以下三项成果。

第一，马家寨吴氏族人确系吴三桂后裔。吴应麒非吴三桂之侄，而是吴三桂之子。吴应麒在吴三桂兵败之时，护送陈圆圆等人躲避到云贵交界地带，战败之后，决意不回昆明，而是悄悄来到岑巩县，就此安身隐蔽。为保密起见，吴应麒改名为“吴启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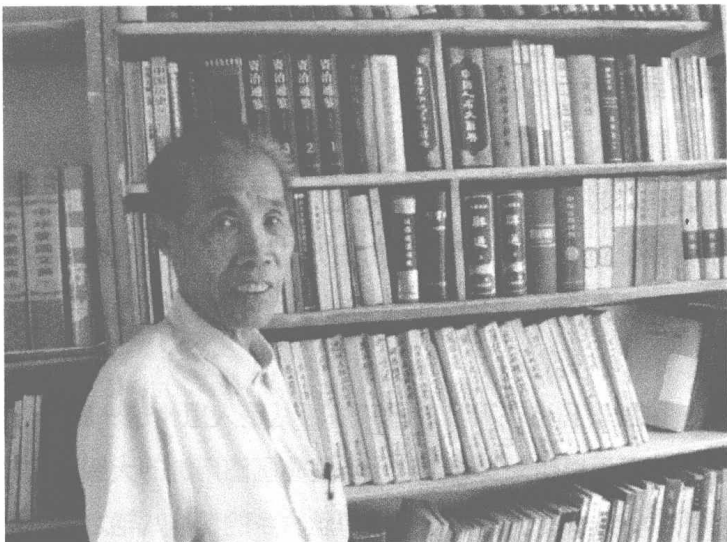
第二，陈圆圆最后的归隐地在马家寨。陈圆圆不仅成功地保住了自己，也保护了吴三桂的余脉并得以繁衍至今。陈圆圆墓碑碑文“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经深入解读，“吴门聂氏”指的就是陈圆圆。这一民间传闻最后得到清史专家的权威确认。



第三，吴三桂是否葬在马家寨或在岑巩境内，目前还不能最后确认，还须进一步的考证研究，但在马家寨发现的吴三桂墓碑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吴三桂墓碑碑文的详细考察分析，确认其碑文为“受皇恩颐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硕甫墓”。据滕绍箴教授考释，其中，“受皇恩颐养”指的是“受皇天之恩眷顾，颐养天年”；“一次”指的是大周太祖高皇帝，暗指创业之主，因为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在云南昆明即位时，追认吴三桂为大周太祖高皇帝；“八十五岁”指的是吴三桂卒于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五（农历）；“硕甫”为吴三桂的字。由于碑文“硕甫”二字风化严重，字迹严重模糊，有的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确定墓主是吴三桂还需要作进一步考证。

至此，“在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发现了陈圆圆的墓葬”这个说法从民间传闻开始，最终达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定层面，这个过程整整花了30年。在真伪得到甄别后，世人不禁要问：“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的大山深处，怎么会有曾经的一族皇族血脉遗存下来？成功地隐匿三百年他们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陈圆圆是怎么来到马家寨的？她经历了一种怎样的生活？”

“陈圆圆魂归马家寨”这样一个历时30年的悬案，于2012年5月在岑巩县召开的“全国陈圆圆吴三桂史迹研讨会”上，得到国内清史权威专家们的定论，之后黔东南本土高校凯里学院迅速投入人力物力，组织专家学者带领学生进驻马家寨，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田野调查。经过对吴氏家族秘传人及其他族人的走访，并以马家寨



黄透松老人在他的思州文史馆的馆藏书籍前



全国首届贵州“岑巩陈圆圆吴三桂史迹研讨会”会场一角

为核心对周边与之关联的村落进行收集取证，对陈圆圆在满清政权对吴氏后人要斩尽杀绝的背景下，成功保存吴氏一族的血脉并繁衍三百年发展壮大的历史进行了缜密的研究。以人性的情怀、族群的视角和人类学的方法切入陈圆圆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了一个与传统的“秦淮八艳之首”、“红颜祸水”等习见看法完全不同的形象。成功隐匿吴氏后人这一历史事件充分彰显了陈圆圆的才华，使我们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这个事件如同一场烈火，陈圆圆犹如一只浴火的凤凰，经过涅槃后已成功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陈圆圆在历史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一个充满智慧谋略、德馨垂范而又重情重义、侠骨柔肠的巾帼英杰的形象，便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脑海里……

陈圆圆到达岑巩县时已57岁，从踏入思州这一刻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她67岁时病逝于思州天安寺，这十年里陈圆圆用她的大智、大德与大爱写就了她人生的华彩乐章，从一个声名鹊起于江南丝竹乡的秦淮八艳之首，到一个在剧荡的时代中被乱世英雄挟裹的历史谱写者，再到一个成功隐身于乱世，在大屠杀中以智慧和胆识，护



意气风发的考察组成员

佑和守望着一族“逆臣”血脉顽强生存三百年的女神。陈圆圆，这样一个人生经历眩目多姿、精通声画舞乐诸技甲天下、与时代英雄共舞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充满无数的传奇与神秘的倾城倾国的乱世红颜，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与之匹敌的女性出来。本书以秘传人的口述集体记忆与实地调查的事实相结合，勾勒出了另一个陈圆圆形象。这个陈圆圆形象已化茧为蝶，实现了人生轨迹的华丽转身，展现了历史上任何一部关于陈圆圆的各种传记没有表现的真实内容。关于这一点，后文中将逐渐清晰地描述。

目 录

序言：诗意存在——大山深处现“皇族”子孙	001
第一章 障眼“聂”字藏圆圆秘事	001
第一节 “聂”字迷雾显神秘 / 001	
第二节 无缘皇妃祸福倚 / 008	
第二章 乱世英雄报“君父之仇”	018
第一节 三桂出关报君仇 / 018	
第二节 战乱重逢雪父恨 / 032	
第三章 圆圆末路入乱局求生	044
第一节 “黄河为界”立国梦 / 044	
第二节 红拂慧眼忧三桂 / 054	
第四章 “皇族龙脉”隐三百春秋	064
第一节 隐匿乡野保根根 / 064	
第二节 十八字辈要转杰 / 069	

第五章 凄风苦雨皈天安佛门	075
第一节 佛灯孤照生死陪 / 075	
第二节 无字碑望罐罐坟 / 089	
第六章 男女碑林载族群记忆	116
第一节 生命基因墓志铭 / 116	
第二节 十世祖灵相守望 / 129	
第三节 碑林家族寄图腾 / 136	
第七章 饮水思源“人祖即己祖”	144
第一节 情痴若翁如吾翁 / 144	
第二节 感恩人祖即己祖 / 166	
第八章 地名无声传流亡故事	184
第一节 地名描绘流亡路 / 184	
第二节 环寨地名藏家事 / 199	
第九章 “我族”“他族”与边界近邻	208
第一节 他族眼中非我族 / 208	

第二节 众趋人格连宗亲 / 232

第十章 秘传人口述“共同过去” 244

第一节 族群隐史代代传 / 244

第二节 秘传人了秘传史 / 257

第十一章 村寨文化聚宗族认同 265

第一节 八卦阵绕千年壁 / 265

第二节 吴氏后裔原乡情 / 271

第三节 佛心禅心入我心 / 284

尾 声 303

参考书目 305

后 记 308

障眼“聂”字藏圆圆秘事

第一节 “聂”字迷雾显神秘

陈圆圆，也许是唯一的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而又备受争议的侠骨红颜。

梁晓声有一部作品名叫《真历史在民间》，这正好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①对陈圆圆这样一个在文史书上往往被列为“祸水”的红颜，其真实的面目是否真如传统文人所描绘的那样呢？在“民间”、“地底下”及民众的口述史中，是不是与传统的“状元宰相”所描述的不一致呢？我们的田野考察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到她最后的隐居地，通过抽丝剥茧地层层梳理，撩开了她的神秘面纱。她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红颜祸水”形象，是那样的可亲、可爱、可敬，不得不升起一种崇敬感，印证了“真历史在民间”的至理名言。本书试图探寻她内心波涛汹涌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勾勒出她神秘地从世人眼中消失后进入隐逸生活的真实场景，以及一个隐逸三百年的家族的生存状态。以近三年的深入走访，试图最大限度地再现“民间历史”的真实性。

她本红颜，声色艺才甲天下，让多少乱世英雄竞折腰。依本无心于庙堂，却身不由己陷入漩涡，卷起时代风云，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五朝天子的兴亡。

她阅尽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死后却一丘荒土，半截残碑相伴，不引人注意。仿佛刻意地放低自己，遁出关注的视线。她的一生是如此的传奇和诡谲，而她的墓碑却是如此的谦恭和卑微。她静静地躺在荒山中望云卷云舒，一缕轻烟掠过，如在山水中

^①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 [M].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18.

002 的一声叹息！

江山北望，回不了故乡的小路；灵魂和肉体皈依于天安寺，守护她万世不变的爱情。

神秘消失，隐姓埋名，逐渐被世人遗忘。当陈圆圆的墓被确定以后，这个家族的秘密逐渐浮出了水面。撩开岁月的风尘，让我们沿着倒流的时光，去探寻她的人生轨迹。

明清之际，多事之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已开始在中国显现。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却落后了，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现象。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欧已经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而同时代的中国明朝时期，同样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是继宋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样类似于现代劳资雇佣关系的现象。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

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置疑和冲击。这样的现象在相关资料中多有反映，如最能反映明朝万历时代社会面貌的“三言、二拍”即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



1983年首次发现的陈圆圆墓碑（黄透松摄）



威尼斯黄金水道（李晓军摄）

言》，以及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对当时市井生活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就有很多生动的描述。在《施润泽滩阨遇友》有这样一段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①

这段话反映了明万历年间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业发展的盛况和丝绸贸易的繁华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复开始只有一张织机，是“妻络夫织”的小生产者，后来生产不断扩大，不下十年，就积累财产“数千金”，“开起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很大的工场主。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小生产者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上升为工场主的情况。明万历年间江南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西方出现的时间大体相当。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像西

①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18卷[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378.

004 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欧洲的资本主义最早在意大利出现，当时最著名的港口城市威尼斯、罗马等以水运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500年以前，历史上出现的各文明中心未把世界连成一体，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从1500年后开始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为世界各地之间加强联系、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地理方面的便利。从此，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世界各地逐渐被连为一体。

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能够顺利发展，是建立在欧洲自身的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之上的。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欧洲银行制度、结算制度、证券交易市场建立，有效地解决了资金融通的问题，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基础，从资本的角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形成。但是在中国明清时期，中国虽然也发展起来了一定数量的票号和钱庄，但是这些票号和钱庄主要是以家庭形式出现的，国家的支持形不成一定规模。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来保证金融业务的顺利进行。现在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以下四点阻碍了明清金融体系的建立：一是经济上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长期占主导地位；二是政治上君主专制重农抑商，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是思想上得不到解放，没有系统的资本主义理论支撑；四是军事上明末农民战争及民族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四点中破坏力最大的因素的则是那场战争。战争使得前三条的改革环境荡然无存，战争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当国家祸乱不断，战火纷飞，外族入侵国无宁日时，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稳定的社会大环境就成了泡影，这样就阻碍了我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与近代世界工业文明擦肩而过。

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战争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战乱的环境中夭折了？如果没有那样的战争，没有那些在战争中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的出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不是会成为另一种模样？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在乱世中是特定的人群发动的特定的战争，在特定的时期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而在这些特定的人物中，有一个最醒目的名字跳入眼帘：

“吴三桂”——在明清之际特别引起争议的乱世英雄。而与吴三桂波澜壮阔一生紧密相随的还有一个乱世佳人，她的名字叫陈圆圆。他俩正是那个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生



产力开始萌芽的时候，走上了一个特别炫目的政治舞台，以他们波澜壮阔的表演，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方向，他们的功过是非至今在史学界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而此刻，我就站在他们的墓碑前，他们的坟茔就葬在一片树木掩映下的荒草丛中，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人物和有着万千风情传说的“秦淮八艳之首”的乱世红颜的墓相隔不到20米。他俩尽可能地远离人们的视线，尽可能低调地躺在祖国西南边陲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中一个远离繁华的偏远村落，三百年来静静地守候着他们的后裔不断地生息繁衍。从当年康熙灭九族的屠刀下逃脱，奇迹般地在这里聚族而居，至今已成超千人的大寨，这个寨子的名字叫马家寨，一个名不见经传却注定成为历史和人类学底蕴丰厚的村落。奇怪的是这个马家寨中却没有一人姓马，而这个马家寨演绎出的历史，却填补了一段清史的空白，让人不禁感慨命运造化弄人，引出无限的唏嘘来……

伫立在这两个历史风云人物的墓碑前，很难想象在我面前的那么简陋和低调的坟茔的墓的主人曾经是改写一个时代进程的人。他们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河流准备流向资本主义的河道时，横亘在接口处，阻隔和延缓了一种生产关系向另一种生产关系转变的进程。而国家的命运有时就跟人的命运一样，一步走错后就会导致后面的路程前进缓慢，一步跟不上后面步步难跟上。但眼前的简陋破败的土堆是那样谦恭的隐匿在这么一个偏远的中国西南农村，任何人都很难将他们与中国历史上一段轰轰烈烈的王朝更替联想在一起。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子后面的山上，是一片墓地，所葬者均为吴三桂的后裔，圆圆的墓就在大片墓地的中间。我伸出双手，拂去那三百年来不断蒙尘的石碑上的灰尘，那行模糊的字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呈现在我的眼前。碑上阴镂“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没有生卒年月，也没有生平事迹，一行很特别而又含义微妙的字突兀地居中而立。左侧下方刻下了立碑人的名字：孝男：吴启华。媳：涂氏。孝孙男：仕龙、仕杰。杨氏。曾孙：大经、大纯……皇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冬月吉日立。整块碑文都是繁体字，只有一个简化的“聂”字。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了疑问而又有许多神秘色彩的墓碑，从1983年被外人发现到2012年的近30年里，吸引了无数的人前来破解。但不管怎么着力，碑刻上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如果没有熟知内情的人指点，根本不知道所云为何。